田埂上的端午

○ 李树坤

当布谷鸟在田埂上发出第一声啼叫时，麦穗变黄、杏子泛黄、桑葚透紫，母亲便说端午了。在她眼中，这个节日如同地里庄稼一样，是随着节气在生长，带有土地的气息，连着人间日子。

母亲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她的手有些粗糙，看上去如同老树皮一样，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纹路，那是岁月与泥土的印记。往年端午前后，地里的庄稼、菜园里的瓜果正长得欢腾。沉甸甸的小麦摇晃脑袋，似乎在庆祝丰收。豆角秧在架上努力攀爬，茄子辣椒都开花了，黄瓜秧结出瓜纽，玉米一节节向上蹿，就连河坝上的艾草也精神抖擞，香气愈发浓烈。

这个时候，母亲每天要去地里转一圈儿，摸摸麦穗，脸上总挂着笑。小时候我们在院子里跑闹，母亲在田里辛苦劳作，她的心里却一直想着我们。如今，母亲年纪大了，不再种地，但她仍会每天去地里看一眼。望着随风起伏的麦浪，仿佛看见我们儿时在田野奔跑的模样。

端午前一天，母亲找出彩色线为我们做五彩绳，有的线是从旧衣上拆下来的，也有的是买东西时带回来的包装线。只要好看，母亲把这些线积攒起来，整齐地绕在一小段高粱秆子上，收纳进针线笸箩里，时常放在火炕上。她坐在老槐树下，仔细地把彩线捋直，再一根根搭配起来，拧在一起。母亲的手看上去很粗糙，但编绳时却格外灵巧。

五彩绳不仅仅是一件装饰，更有祝福保佑的寓意。在古代，人们相信它能带来人缘姻缘，趋吉避凶。母亲把编好的五彩绳给我们戴在手腕上并称："戴上五彩绳，百病不侵"，眼里满是关切。我把五彩绳戴在手腕上，感觉心里暖暖的。那时不懂母亲为何费神去做五彩绳，后来才明白，每根线里都藏着深深的爱意，她是希望儿女们平安成长，就像是盼庄稼丰收一样。

端午当天，母亲还要去割些艾草插在门框上，说是能驱邪避灾。艾草香弥漫院子，混着泥土气息，成了端午的独特味道。插好艾草后，母亲开始做黄米糕，其实就是用自己种的大黄米和红枣，锅里少放些水，盖上锅盖煮。饭熟的时候，用铁铲切成方块，撒些白糖，吃起来口感软糯香甜。

种庄稼，过端午，母亲都带着虔诚热爱。她尊重土地如尊重生命，土地给了粮食与希望，而端午，更像是从土地生长出的节日。

母亲老了，头发白了，她仍时常去地里看看。每次打电话时，她说是在家里看电视，但我明明听到了田野里的风声和收割机的隆隆声。她一定是站在田野里，看着金色麦田，脸上满是笑容。母亲笑容里有对土地的感激，也有对我们的牵挂。在她心里，庄稼丰收、孩子长大，都是最值得高兴的事，而我们，在她的目光里，始终是需要呵护的孩子。

望着母亲站在田埂上的身影，我忽然明白了端午的真正意义，不只是吃粽子、戴五彩绳，更是对土地的热爱、生命的尊重和母爱的感恩。那些端午习俗和母亲手里的温暖，如一条无形的线，将我们与土地、母亲紧密连在一起，永远割舍不断。

童年额间的雄黄印

○ 瞿杨生

端午将至，我走进超市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采购。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间穿梭，忽然被飘来的淡淡药香吸引。循香望去，货架上塑料盒装的雄黄酒整齐排列，瓶身印着卡通龙舟图案。指尖抚过冰凉的包装，忽然想起老宅天井里的那缕药香，祖父粗粝的手掌握着木杵，在石臼里将雄黄石细细研磨，粉末簌簌落下，恰似撒了一地的金色月光。

那是记忆中最鲜明的端午印记。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穿过屋檐，祖父把研磨好的粉末倒入白酒中轻轻搅动，酒液渐渐泛起琥珀色的光。"五月五，雄黄烧酒过端午。"他用艾草蘸了酒，先在门楣上画出几道痕迹，又用温热的指尖在我额头写下一个"王"字。那微凉的触感混合着药材特有的芬芳，带着山野草木的清苦，又混着白酒的凛冽，在鼻腔里晕开。

父亲不如祖父讲究，但仍托人从乡下捎来雄黄石。他研磨时总说："这是老辈人的讲究。"那时父亲的手机在一旁不断震动，工作群里的消息闪个不停，但他仍抽空研磨雄黄，只是动作比祖父匆忙许多。我注意到，他用的酒变成了更温和的米酒，涂抹时也只是象征性地点一点。时代在变，传统也在悄然改变着模样。

走出超市，我特意去老城区寻访记忆中的药香。拐进一条幽深的巷子，忽有一缕熟悉的药材气息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牵引我推开一家老铺子斑驳的木门。白发店主正在包药材，见我驻足在柜台前，便说："是要雄黄吗？现在记得买这个的，都是念旧的人。"店主摩挲着泛黄的包药纸又道："现在年轻人都用香囊驱蚊，雄黄铺子没几家还开着喽。"我点点头，看他用黄纸仔细包好一小包雄黄石，又在外面系上红绳，宛若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。

回到家，儿子好奇地凑过来："爸爸，这是什么？"

"这是雄黄，端午节要用的。"

"就像爷爷给你点的那样吗？"

我取出石臼，学着祖父当年的样子细细研磨。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忽然仰起小脸："我也要点'王'字！"阳光透过窗户，在他稚嫩的脸庞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棉签触及他皮肤的瞬间，祖父温热的指尖仿佛跨越时空落在我额头，三代人的端午记忆在此刻重叠，我的眼眶突然泛起潮热。

当我用棉签蘸着雄黄酒，轻轻在他额头点下那个"王"字时，忽然明白，这看似简单的仪式，连接着三代人的端午记忆。窗外，艾草的清香随风飘来，千年时光悠悠而过，端午却从未老去。那些浸透在雄黄酒里的仪式，那些烙印在额头"王"字中的记忆，如同永不熄灭的灯火，在每一个端午时节悄然点亮血脉深处的印记。

香囊藏起的夏天

○ 叶艳霞

五月的风里，忽然飘来一缕艾草的清香。那气息"像"一把钥匙，轻轻一转，就打开了记忆的匣子。我不由驻足，循着香气望去，却只见行道树在风中轻摆。这熟悉的味道，让我想起了母亲缝制的端午香囊。

那时候，每到端午前夕，母亲就会从针线筐里翻出碎布头，坐在窗边缝制香囊。她的手很巧，针脚细密匀称。用的多是素雅的棉布，淡蓝的底子上缀着小白花，或是洗得发白的格子布。她会先挑出晒干的艾叶，再配上菖蒲、陈皮，有时还加几片晒干的玫瑰花瓣。

"戴着吧，这是端午的习俗。"她总是温和地说着，随后将香囊系在我的衣襟上。

我最喜欢看母亲缝香囊的样子。午后的阳光透过纱窗，在她手中的针线上跳跃。她时而停下针线，把布料举到亮处细细端详，时而轻轻抚平布面的褶皱。偶尔有风吹来，带着院子里金银花的香气，和桌上的草药香融在一起。

记得有一年端午前，母亲带我去郊外采艾草。田埂边的艾草长得正好，青翠的叶片背面覆着一层银白的绒毛。母亲教我辨认："要选嫩叶，这样的香气最温和。"我学着她的样子，小心地掐下艾草的嫩尖，不一会儿就攒了满满一捧。

回家后，母亲把艾草铺在竹匾上晾晒。阳光渐渐带走了青涩的气息，留下醇厚的药香。晒好的艾草变得柔软蓬松，母亲将它们和其他药材一起，仔细地装进香囊里。她缝香囊时，我就坐在一旁，把彩色的丝线绕在手指上玩儿。

后来我们搬进新居，许多旧物都留在了老房子里。母亲的针线筐不知放在了哪个箱子里，渐渐地，端午的香囊也成了记忆里的画面。

去年端午，我在手工艺品店看到几个绣着平安结的香囊，针脚细密，样式精巧。买回家挂在窗边，清雅的香气让人想起从前的时光。前些日子，我找出布料和针线，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缝制香囊。虽然针脚不如母亲的匀称，但一针一线里，都是对传统的美好传承。

如今每逢端午，我都会做一个香囊。穿针引线时，仿佛又看见母亲坐在窗边的身影，阳光温柔地落在她的肩头。那些缝进香囊里的，不仅是清香的草药，更是一份温暖的传承，一段珍贵的记忆，和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夏天。